

兩岸叢書A09

中國禪宗
大全
③

◎李森／編著

B946.5
974
3

港台書室

兩岸叢書 A09

李 淼 編著

中國禪宗大全

第 3 冊



774115

麗文文化公司

中國禪宗大全 1 - 6 冊

編著者／李 森
顧問／公 木
發行人／蘇 淑 英
總編輯／許 仁 圖
策劃／張 高 評
審訂／許 仁 圖

出版者／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 址：高雄市泉州街5號
電 話：(07) 2261273
傳 真：(07) 2264697
郵 撥：41423894 帳號
帳 戶：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5692號
裝 訂／佳陽裝訂廠股份有限公司
電 話：(07) 6165206

授 權／
出 版 長春出版社

聯合／麗文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發行所 高雄復文圖書出版社
初版一刷／1994年5月

總經銷／臺灣復文興業股份有限公司
地址：台南市林森路2段63號
電話：(06) 2370003・2386935-7

定 價／全套

◎版權所有，請勿翻印。

◎如有破損、缺頁或倒裝，請寄回更換。

ISBN 957-748-035-7 (第3冊精裝)

第三冊 目 錄

佛果克勤禪師心要（節錄）	〔宋〕	克勤	（ 927 ）
大慧普覺禪師語錄（節選）	〔宋〕	宗杲	（ 941 ）
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	〔宋〕	宗杲	（ 953 ）
宏智禪師廣錄（節選）	〔宋〕	正覺	（ 990 ）
無門關	〔宋〕	慧開	（ 1015 ）
直心直說	〔宋〕	無名氏	（ 1041 ）
羅湖野錄（節選）	〔宋〕	曉瑩	（ 1056 ）
林間錄（節選）	〔宋〕	慧洪	（ 1082 ）
枯崖和尚漫錄（節選）	〔宋〕	圓悟	（ 1094 ）
從容錄（節選）	〔元〕	行秀	（ 1104 ）
高峯和尚禪要	〔元〕	原妙	（ 1136 ）
天目中峰和尚廣錄（節選）	〔元〕	明本	（ 1163 ）
天如惟則禪師語錄（節選）	〔元〕	唯則	（ 1190 ）
楚石梵琦禪師語錄（節選）	〔明〕	梵琦	（ 1214 ）
一住海鹽州天寧永祚禪寺語錄			（ 1215 ）
二住杭州路鳳山大報國禪寺語錄			（ 1219 ）
三住嘉興路本覺寺語錄			（ 1219 ）
四再住海鹽州天寧永祚寺語錄			（ 1221 ）
五明真頌二十八首			（ 1223 ）
紫柏尊者全集（節選）			（ 1228 ）

憨山老人夢遊集（節選）·····	〔明〕 德清	（1252）
禪關策進·····	〔明〕 株宏	（1292）
一、諸祖法語節要第一·····		（1293）
二、諸祖若功節略第二·····		（1314）
三峰藏和尚語錄（節選）·····	〔明〕 法藏	（1333）
無異元來禪師廣錄（宗教答響）·····	〔明〕 元來	（1357）
一、宗教答響一·····		（1357）
二、宗教答響二·····		（1368）
三、宗教答響三·····		（1379）

佛果克勤禪師心要（節選）

〔宋〕 克 勤

〔簡介〕

宋代禪宗典籍，又名《佛果圓悟真覺禪師心要》、《圓悟禪師心要》、《圓悟心要》。宋圓悟克勤撰，子文編。二卷。

本書輯錄克勤為當時之士大夫、居士、學人所寫之示文。在這些示文中，撰者闡述了正統的“全心即佛”、“不立文字、直指人心”的禪學思想，多為言簡意賅的箴言警策。

示宗覺禪人

宗門接利根上智，提持出生死、絕知見、離言說、越聖凡。道妙豈淺識小見、理道機境、解路上作活計者所能擬議？要須如龍似虎，殺人不眨眼漢，用瞥脫快利力量，聊聞舉著，剔起便行。外棄世間縛着，內舍聖凡情量，直得孤迥迥峭巍巍，不依倚絲毫，當陽薦透，全身擔荷。佛來也炫惑不動，況祖師宗匠語句機鋒，一刀截斷，更不顧藉。自餘諸雜甚譬如閑方，可攀上流，少分相應也。不見永嘉才跨曹溪，便師子吼，丹霞聞馬師示選佛場，當下決破。逗到二師之前，逆流投契。亮坐主

四十二本經論，言下冰消；德山吹紙燭便燒疏鈔，臨濟六十棒後乃翻擲，並皆透脫。不知曾入室幾迴，請益幾次？近時學道之士，不道他不用工夫，多只是記憶公案，論量古今，持擇言句，打葛藤，學路布，幾時得休歇如斯！只贏得一場骨董，推源窮本。蓋上梢不遇作家，自己不負大丈夫志氣，曾不退步，就已打辦精神，放下從前已後勝妙知見，直截獨脫領取本分大事因緣。是故半前落後，不分不曉，若只憑麼，縱一生勤苦，亦未夢見在。是故昔人云：“菩提離言說，從來無得人。”德山道：“我宗無語句，亦無一法與人。”趙州道：“佛之一字，吾不喜聞。”看他早是搬土塗糊人了也，若更於棒頭求玄，喝下覓妙，瞪眉努眼，舉手動足，展轉落野狐窠窟去也。此宗惟貴悟明到銀山鐵壁，萬仞孤峭，擊石火，閃電光，擬不擬便墮坑落阱。所以從上護惜個一着子，同到同證，無你撮摸處。既能辦心，能舍緣，累修行，依知識，若更不耐心向千難萬難不可湊泊處放下身心，體究教徹底，誠為可惜。只如千生百劫，到今還有間斷也無，既無間斷，疑個甚生死去來。軒知屬緣於本分事了無交涉。五祖老師常說：“我在此五十年，見却千千萬萬禪和，到禪牀角頭只是覓佛做，說佛法，並不曾見個本分衲子。”誠哉！看却今時只說佛法的也難得，何況更求本分人？時節澆季，去聖愈遠，大唐國裏胡種看看滅也，或得一個半個有操持，不敢望似已前龍象。但只知履踐趣向，頭正尾正，早是火中出蓮，切宜撥退諸緣，便能識破古來大達大悟底蘊，隨處休歇，行密行諸天無路，捧花魔外，覓行跡不見，是真出家，了徹自己。如有福報因緣，出來垂一雙手亦不為分外。但辦肯心，必不相賺。只老僧恁麼，也是普州人送賊。

示光禪人

欲得親切，第一不用求，求而得之，已落解會。況此大寶藏，亘古亘今，歷歷虛明，從無始劫來，為自己根本舉動施為全承他力。唯是休歇到一念不生處，則便透脫不墮情塵，不居意想。迥然超絕，則遍界不藏，物物頭頭，渾成大用，一一皆從自己胸襟流出。古人謂之運出家財，一得永得，受用豈有窮極耶！但患體究處根脚不牢，不能徹證，直須猛截諸緣，令無纖毫依倚，放身舍命，直下承當，無第二個，縱使千聖出來，亦不移易。隨時任運吃飯着衣，長養聖胎，不存知解，可不是省要徑截，殊勝法門耶！

示璨上人

達摩西來，不立文字語句，唯直指人心。若論直指，只人人本有無明殼子裏，全體應現，與從上諸聖不移易絲毫許。所謂天真自性，本淨明妙，含吐十虛，獨脫根塵，一片田地，惟離念絕情，迥超常格。大根大智，以本分力量直下，就自根脚下承當，如萬仞懸崖，撒手放身，更無顧藉，教知見解礙，到底脫去，似大死人已絕氣息到本地上，大休大歇。口鼻眼耳初不相知，識見情想皆不相到，然後向死火寒灰上，頭頭上明；枯木朽株間，物物斯照，乃契合孤迥迥峭巍巍，更不須覓心覓佛。築着磕着，元非外得，古來悟達，百種千端，只這便是；是心不必更求心，是佛何勞更覓佛。倘於言句上作路布，境物上生解會，則墮在骨董袋中，卒撈摸不着。此忘懷絕照，真諦境界也。

示璨上人

依無住本，立一切法。無住之本，本乎無住。若能徹證，則萬法一如，求其分毫住相不可得。只今現定作為，全是無住，根本既明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見種種色，豈非般若關棧乎？

永嘉云：“不離當處常湛然。”親切無過此語。覓則知君不可見，但於當處湛然二邊坐斷使平穩，切忌作知解求覓，才求，即如捕影也。

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，迴光自照看，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八角磨盤空裏走，參得透目前萬法，平沉無始，妄想蕩盡。

德山隔江招扇，使有人承當；鳥窠吹布毛，尋有人省悟。得非此段大因緣時，至根苗自生耶？抑機感相投有地耶？抑當人密運無間，借師門發揮也。何峭絕如此之難，而超證如此之易。古人以輓芥投針為況，良不虛矣。

信得心及見得性，徹於日用中，無絲毫透漏。全世法即佛法，全佛法即世法，平等一如，豈有說時便有，不說時便無；思量時便有，不思量時便無。如此即正在妄想情解，何曾徹證！直得心心念念照了無遺，世法佛法初不間斷，則自然純熟，左右逢源矣。有問隨問，便對無問，亦湛然常寂，豈非着實透脫生死要綱也。末後一句，都通穿過有言無言，向上向下，權實照用，捲舒與奪，不消個勘破了也。誰識趙州這巴鼻鬚，是吾家種草始得。

示諸知浴

此個大法，三世諸佛同證，歷代祖師共傳。一印印定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，不立文字語句，謂之教外別行，單傳心印。若涉言詮路布，立階立梯，論量格外格內，則失却本宗，辜負先聖。要須最初入作，便遇本分人，直截根源，退步就己。以鐵石心將從前妄想見解，世智辯聰，彼我得失，到底一時放却直下，如枯木死灰，情盡見除到淨裸裸赤灑灑處，豁然契證，與從上諸聖不移易一絲毫許。諦信得及，明見得徹，此始為入理之門。更須教一念萬年，萬年一念，二六時中，純一無雜。才有纖塵起滅，則落二十五有，無出離之期。抵死謾生咬教斷，然後田地隱密，聖凡位中收攝不得，始得如鳥出籠，自休自了處，得坐披衣。真金百煉，舉動施為，等閑蕩蕩地，根塵生死，境智玄妙，如湯沃雪，遂自知時，更無分外的名為無心道人。以此修證，轉開未悟，令如是履踐，豈不為要道哉！

示樞禪人

玄學之士，見性悟理，踐佛階梯，是家常茶飯。須知佛祖頂顛上有換骨妙致，方可越格超宗，作向上人舉措。便德山臨濟無施作用處，平時只守閑閑地，初不立伎倆，似三家村裏人，頑然癡兀，直得諸天捧花無路，魔外潛覷不見，漠然不露毫芒主角，如居萬億寶貨，深藏牢鎖，土面灰頭，與庸保雜作，口亦不言，心亦不念，一世人莫測而神意泰然，豈非有道無為無作，真無事人耶！

解語非千古，能言不在詞。明知古人舌頭語言不是依仗處，

則古人半句一言，其意唯要人直下契證本來大事因緣。所以修多羅教如標月指，祖師言句是敲門瓦子，知是般事便休。行履處綿密，受用處寬通，日久歲深不移易，拈弄收放得熟，小小境界悉皆照破割斷，不留朕跡，及至死生之際，結角羅紋不相參雜，湛然不動，倏然出離，此臘月三十日涅槃堂裏禪。

示瑛上人

道本無言，因言顯道。若真體道之人，通之於心，明之於本，直下脫却千重萬重貼肉汗衫，豁然契悟本來真淨明妙、沖虛寂淡，如如不動真實正體，到一念不生，前後際斷處，踏着本地風光，更無許多惡覺知見，彼我是非，生死垢心，拔白露淨，信得及與他從上來人無二無別。等閑不作為、不確執，虛通自在，圓融無際，隨時應節，吃飯着衣，契證平常，謂之無為無事，真正道人。蓋緣根本既明，六根純淨，智理雙冥，境神俱會，無深可深，無妙可妙。至於行履，自會融通，喚作得坐披衣。向後自看，終不肯只向言句中活路，古人公案間埋沒，鬼窟裏、黑山下作活計。唯以悟入深證為要，自然到至簡至易，平常無事處，然亦終不肯死殺坐却，墮在無事界裏。是故從上作家，古德行棒行喝，立宗旨、明與奪、設照用，三要三玄，五位偏正，峻機電捲，言前格外，旁提正按，只貴當人活卓卓地，千人萬人羅籠不住，知有向上宗乘，終不指注定殺掘坑埋人。若有如此者，定是弄泥團，非慷慨透脫，真正具眼衲子。所以不吃人殘羹餽飯，被繫驢橛子綴住。不唯埋沒宗風，抑亦自己透脫生死不得。況復輾轉將路布、窠窟、解路傳授與後學，遂成一盲引眾盲，相將入火坑，豈是小禍！復令正宗只見淡薄，祖佛綱紀委地，豈不痛哉！所以學道先須擇正知正見師門，然後

放下複子，不論歲月用，做事綿綿相續，不怕苦硬難人，參取管須徹去。不見睦州道：“未得個人頭，須得個人頭處，若得個人頭處，不得辜負老僧。”既操誠日久，大經鉗錘，洪爐煅煉，日近日親，田地穩密，只是辦悠久管帶，使如證如悟，始終無間，世法佛法，打成一片，物物頭頭有出身處，不隨塵機，不為物轉，鬧市裏十字街頭，浩浩之中正好着力也。

示胡尚書悟性勸善文

人人腳根下本有此段大光明，虛徹靈通，謂之本地風光。生佛未具，圓融無際，在自己方寸中，為四大五蘊之主。初無污染，本性凝寂，但為妄想倏起翳障之，束於六根六塵，為根塵相對粘膩執著，取一切境界，生一切妄念，汨沒生死塵勞，不得解脫。是故諸佛祖師，悟此真源，洞達根本，憫諸沉淪，起大悲心，出興於世，正為此耳。達摩西來，教外別行，亦為此耳。只貴大根利智，迴光返照於一念不生處明悟此心，況此心能生一切世出世間法，長時印定方寸，孤迥迥活潑潑，才生心動念，即昧却此本明也。如今要直截易透，但教身心空勞勞地，虛而靈，寂而照，內忘己見，外絕纖塵，內外洞然，唯一真實。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觸法皆依他建立，他能透脫超越得如許萬緣，而如許萬緣初無定相，唯仗此光轉變。苟信得此一片田地及，則一了一切了，一明一切明，便能隨所作為，皆是透頂透底大解脫金剛正體也。要須先悟了此心，然後修一切善。豈不見白樂天問烏窠：“如何是道？”窠云：“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。”白云：“三歲孩兒也道得。”窠云：“三歲孩兒雖道得，八十老翁行不得。”故應探過正要修行，如目足相資。若能不作諸惡，精修眾善，只持五戒十善之人，亦可以不淪墜。何況先悟妙明真

心，堅固正體，然後隨力修行，作諸善行，令一切人不迷因果，知地獄天堂之因皆自本心作成，當平持此心，無我人、無愛憎、無取舍、無得失，漸漸長養三十二年，逢順違境界得不退轉，到生死之際，自然儵然無諸怖畏，所謂理須頓悟，事要漸修。多見學佛之儔，唯以世智辯聰於佛祖言教中，遑掠奇妙語句以資譚柄，逞能逞解，此非正見也，應當棄舍。冥心靜坐，忘緣體究，逗到徹底玲瓏，於自家無價無盡寶藏中運出，何有不真實者哉！却須先悟了本來明見，即心即佛正體，離諸妄緣，儵然澄淨，然後奉行一切眾善，起大悲，饒益有情，隨所作為，皆是平等，無我無着，妙智顯發。通徹本體。善行豈不妙哉！所以，道但辦肯心，必不相賺。以悟為則，莫嫌遲晚。珍重！

示黃太尉鈴轄

此道幽邃，極於天地未形，生佛未分，湛然凝寂，為萬化之本初，非有無，不落塵緣，煒煒燁燁，莫測涯際，無真可真，無妙可妙，超然居意象之表，無物可以比倫。是故至人獨證穎脫，泥然淨盡，徹此淵源，以方便力直下單捉，接最上機，不立階級，所以謂之宗乘，教外別行，以一印印定，遂撥轉關棧，不容擬議。至於拈花微笑，投針舉佛，植杖抵幾，瞬目揚眉，悉出窠窟理道，語言路布。如擊石火，似閃電光，瞥然迅急，萬變千化，曾無依倚，透頂透底，截斷籠羅。只許俊流，不論懵底，正要具殺人不眨眼氣概，一了一切了，一明一切明，然後特達，絕死出生，超凡入聖，蘊遠見高識，居常不露鋒芒，等閑突出，則驚群動眾。蓋深根固蒂，覷破威音王已前空劫那畔，與即今日用無異無別。既能行持有力，堪任重致遠，調狎自在，促三祇為一念，衍七日作一劫，猶是小小作用，況擲大千於方

外，納須彌於芥中，乃家常茶飯爾。昔裴相國得旨於黃檗，楊大年受印於廣慧，維摩手搏妙喜界，龐老一口吸西江，豈難事哉？唯直領此大因緣而已。既有此道之基本時，中能不聽人處分，略操勇猛，向應酬指呼之際着眼，運快機利智，轉一切萬有，迴自己掌握，舒捲縱擒，則與上來大達，抱道蘊德，踐履純熟之士，豈有異耶！但使源源相續無間斷，便是長生路上快活人也。祖師云：“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，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”才於轉變處得幽深之旨，向流動時徹見本性，超出二邊，不居中道，安可更存違順憂喜愛憎，令掛礙自受用哉！以心傳心，以性印性，如水入水，似金博金，樂易平常，無為無事，遇境逢緣，不消一割。德山行棒，臨濟用喝，云門、睦州風旋電轉，何遠之有？唯不徇情轉，蓋色騎聲，超今越古，向百草顛頭，快行劍刃上事，所以道，撥開向上一竅，千聖齊立下風。烏窠吹布毛，俱胝一指頭，趙州三吃茶，禾山四打鼓，云門須彌山，洞山麻三斤，熔瓶盤釵釧為一金，攪酥酪醍醐為一味，不出至微至奧，無上道妙矣。嚴陽尊者問趙州：“一物不將來時如何？”州云：“放下着。”復征，“既一物不將來，教某放下個什麼？”州云：“看你放不下渠。”即大悟。豈不是靈利解言下返照，直截透徹，忘懷絕念，大解脫根源，踏着本地風光，契合本來面目！以此一句證却，則千句萬句根塵俱謝，默契心宗，便非他物。後來便伏毒蛇、降猛虎，顯不可思議靈驗，豈不為特殊哉！

示嘉仲賢良

全心即佛，全佛即人，人佛無異，始為道矣。此諦實之言也。但心真，則人佛俱真，是故祖師惟直指人心，俾見性成佛。

然此心雖人人具足，從無始來，清淨無染，初不取着，寂照凝然，了無能所，十成圓陀陀地。只緣不守自性，妄動一念，遂起無邊知見，漂流諸有。根脚下恆常佩此本光，未嘗曖昧，而於根塵枉受纏縛，若能蘊宿根，遇諸佛祖師，直截指示處，便到底脫却膩脂衲襖，赤條條淨裸裸，直下承當，不從外來，不從內出，當下廓然，明證此性，更說甚人佛心，如紅爐上着一點雪，何處更有如許多切怛也。是故此宗不立文字語句，惟許最上乘根器，如飄風疾雷，電激星飛，脫體契證，截生死流，破無明殼，了無疑惑，直下頓明，二六時中，轉一切事緣皆成無上妙智，豈假厭喧求靜，棄彼取此？一真一切真，一了一切了，總萬有於心源，握權機於方外，而應物現形，無法不圓，何有於我哉！要須先定自己落着，立處既硬糾糾地，自然風行草偃。所以王老師十八上便解作活計，香林四十年乃成一片塵勞之儔。為如來種只在當人善自看風使帆，念念相續，心心不住，向此長生路上行履，即與佛祖同德同體，同作同證。況百裏之政，並在手頭，安民利物，即是自安。萬化同此一機，千差並此一照，盡剝塵法界可以融通，何況人佛異耶！

示張子固

大道無方，惟是利根種性。一聞千悟，不從外起，不自內得，脫然如湯消冰，初無得喪。蓋此生佛未分已前，廓徹明妙，了無依倚，卓然獨存，但以一念逐緣，背此真體，遂生如許不相應事業，熠熠地飄流無暫停息。取境既熟，心源混濁，習以為常，見聞皆不出聲色，只以迷妄自縛，及至體究大解脫，渺渺茫茫，莫知涯際，識浪滔滔，未嘗暫住，故無由造入。而復有宿昔薰炙片善，喜樂諦信，要求其所，乃是上善。逗到伏膺

參叩，却黑漫漫地無它，只是拋離，久不純熟乃爾。如今要直截承當，但辦着身心冥然叩寂，喪却心機，一如土木，待渠時節到來，倏然自桶底子脫契此本光，了此湛湛澄澄不變不動，清淨無為，妙淨明性，固蒂深根到金剛堅固正體，全身擔荷得行，然後方可。萬別千差，悉歸一致，動與靜一如，心與境俱合，則一明一切明，一了一切了。舉個須彌山，道個庭前柏樹子，一切機境豈從他發？至於行棒下喝，擎杈輓球，無不一一印定，生死涅槃猶如昨夢，自然泰定安閑，得休歇處，更疑什麼。要用便用，要道便道，遇飯吃飯，遇茶吃茶，契平常心，不起佛見法見。佛見法見尚乃不起，何況起造業心，發不善意？終不作此態度，撥無因果，由是得坐披衣，調衛降伏，與無心相應，乃是究竟落着之地。永嘉道：“但自懷中解垢衣。”岩頭道：“只守閑閑地。”雲居道：“處千萬人中，如無一人相似。”曹山道：“如經蠱毒之鄉，水也不得沾它一滴。”謂之長養聖胎，謂之染污即不得。直須放下却從前作解一切淨穢二邊之像，行住坐卧悉心體究，乃自着底力，非從他人所授，乃是從上古德捷徑也。

示英上人

道妙至簡至易，誠哉是言！未達其源者，以謂至淵至奧，在空劫已前，混沌未分，天地未成立，杳冥恍惚，不可窮，不可究、不可詰，唯聖人能證能知。是故誠其言，不識其歸趣，安可以悟此事哉！殊不知人人根脚下圓成，只日用之中，淨裸裸地，被一切機，遍一切處，無幽不燭，無時不用。但以背馳既久，強生枝節，不肯自信，一向外覓，所以轉覓轉遠，是故達摩西來，唯言直指人心而已。此心即平常無事之心，天機自張，無拘無執，靡住靡着，與天地齊德，日月合明，鬼神同吉凶，無

容立毫髮見刺，唯蕩然大通，契合無心，無為無事，若立纖芥能所彼我，即隔礙永不通透，所謂無明實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若能無明殼子裏證得實性，饗間無明全體，一時發揮，幻化空身窠窟中見法身，饗間空身全體，都廬瑩徹，第恐於無明空身中作為立見，則沒交涉也。既透此正體無明空身無別發明，則一切萬有，大地山河，明暗色空，四聖六凡，皆非外物真實諦當，則二六時中，大方無外，何處不為自己放下身心處。豈不見古者道塵勞之儔，為如來種，觀身實相，觀佛亦然。然後世法佛法打成一片，等閑吃飯着衣即是大機大用，則行棒行喝，百千作為機境，豈更疑着？若達此自脚跟下至簡至易道妙無量法門，一時開現，透脫生死，成勝妙果豈有難哉！

示達道人

大道正體，不在混沌未分及杳冥恍惚處，亦不是故作深邃隱蔽，今人不可窮、不可測量。蓋至明非明，至妙非妙，直下簡易。若是宿根純靜，聊聞舉著便知落處，更不向外馳求。向根脚下千了百當，全體現成，乃至觸境遇緣，悉皆透頂透底坐得斷，把得住，作得主，終不取他人舌頭路布，及古今言教機境公案，將為極則。是故從上作家，唯只提持此段，要人自承當擔荷，豈曾更立階梯地位漸次，如之若彼來？今時兄弟，不道他全不用心，要是不得省力，具大根大器，大機大用，一聞千悟，徹骨徹髓，痛領將去，才一蹉却毫髮，便入解會理路，言詮意識根塵中去，所以脫他藥網不出，未免漠漠懷疑，便更下鈍工十年五載，終莫能果決。尋常每勸兄弟，須奮猛利心，棄却從前學路得失窠臼，似向萬仞懸崖，撒手拌舍性命，從他氣息一點也無，如大死的人，饗間蘇醒起來，謾你不得，也却為